

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民权组织的监控^{*}

——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为中心

谢 国 荣

摘 要：20 世纪 60 年代，联邦调查局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为名，对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权组织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实施长期监控。而该组织在 60 年代中期最早从争取民权转向反对越战，并提倡“黑人权力”，从主张非暴力抵抗转为支持使用武装自卫。在当权者看来，反战活动危及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冷战战略，“黑人权力”则包含黑人民族主义思想，是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挑战。联邦调查局以爱国为旗号，以保卫国家安全为由，指责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从事“非美”和“反美”活动，穷追不舍地对其进行监视、诋毁和打击，使之孤立于美国社会，从而达到破坏民权运动尤其是激进的“黑人权力”运动的目的。

关键词：联邦调查局 “共产主义渗透”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 国家安全

20 世纪 60 年代是黑人民权日益扩大的时期，美国政府积极推动民权立法，最终从法律上消除了对黑人的种族隔离和歧视，通过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和推行“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的改革，进一步扩展了黑人公民权利。但在冷战背景下，^① 联邦调查局在 1956 年以“阻止危险组织发展、危险思想传播、保卫国家安全和制止暴力”为由，秘密实

* 本文是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号 NCET—11—0411）、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批准号 10CSS004）和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70 后”学者学术团队的成果之一。承蒙北京大学李剑鸣教授、王希教授、薛冰清先生、南开大学董瑜博士以及匿名审稿人等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致谢忱。

① 联邦调查局并没有获得明确的法律授权在国内收集情报，它只是从 1939 年 9 月 6 日罗斯福总统发表的声明中得到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指示，即“建议联邦调查局负责调查有关间谍、破坏活动和违反中立立法方面的情况”。（参见 George McJimsey,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cy*, vol. 32, *Roosevelt, J. Edgar Hoover, and Domestic Surveillance, 1939-1942*, Bethesda: UPA, 2006, p. 30）然而，随着联邦行政权力在战后的不断膨胀以及冷战的开始，联邦调查局在没有获得明确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即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和保卫国家安全为由，对黑人民权组织等社会团体的活动进行监控、破坏和压制。

施“反谍计划”(Counter Intelligence Program)。^①该计划旨在打击“激进势力”，对民权组织亦不例外。

在民权运动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该组织提倡非暴力直接行动，开展了一系列颇具影响的民权活动，不仅在黑人社会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而且改变了60年代美国的社会面貌。它成立于1960年4月，既是静坐运动(Sit-ins)的产物，也极大地推动了该项运动的发展。它在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和1963年向华盛顿进军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该组织在种族主义势力最强的密西西比州从事选民登记活动，并在1964年发起了自由夏季运动。之后，它成为最早转向反对越战的民权组织，且大力提倡“黑人权力(Black Power)”，与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运动相呼应。虽然该组织在1968年后丧失了活动能力，但联邦调查局对它的监控直到1973年才最终结束。^②

对于联邦调查局监控和打压民权组织这段历史，学者肯尼思·奥赖利认为，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 Edgar Hoover)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常向媒体透露贬损黑人领袖的消息，向政府和国会提交诋毁民权运动的报告，破坏它的发展。^③克莱伯恩·卡森指出，当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运动兴起后，联邦调查局启动了针对“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Black Nationalists Hate Groups)的打压计划，破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的活动。^④谢里尔·格林伯格认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采取“激进的”方式反对美国的国内外政策，“提倡黑人权力和鼓吹暴力”，导致约翰逊政府利用“反谍计划”来瓦解它。^⑤此外，一些学者研究了联邦调查局与美国民主政治的关系问题。弗兰克·唐纳认为，对“异见分子”的监视是美国政府管制的一种模式。^⑥埃森·西奥海里斯指出，尽管联邦调查局有平衡国家安全和公民自由的考虑，但其滥用权力和非法收集政治情报的做法破坏了美国宪政。^⑦伊万·格林伯格认为，联邦调查局对“异见分子”的监视和压制，构成了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⑧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联邦调查局对美国民权运动的监控、打压以及造成的破坏。但一些问题仍值得深入探讨，例如：为什么联邦政府一方面通过了大量的民权立法支持民权运

① U. S. Senate, 94th Congress, 2nd Session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 III, *Supplementary Detailed Staff Reports on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and the Rights of Americans*,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p. 3. 1971年3月8日，宾夕法尼亚州梅迪安市联邦调查办公室数千份机密文件被盗，其

② 重要内容遭到泄露，“反谍计划”意外曝光，不久迫于多方压力而终止。

③ U. S. 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FBI File on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NCC)*, Wilmington, DE: Scholarly Resources Inc., 1991.

④ Kenneth O'Reilly, "Racial Matters": *The FBI's Secret File on Black America, 1960-1972*,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9.

⑤ Clayborne Carson,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⑥ Cheryl Greenberg, *A Circle of Trust: Remembering SNCC*,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⑦ Frank J. Donner,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The Aims and Methods of America's Political Intelligence Syste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0.

⑧ Athan G. Theoharis, *The FBI and American Democracy: A Brief Critical History*,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

⑧ Ivan Greenberg, *The Dangers of Dissent: The FBI and Civil Liberties since 1965*, Lanham: Lexington Books, 2010.

动，另一方面却命令或默许联邦调查局对重要民权组织如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进行监控和诋毁？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政府如何应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从争取民权转向反对越战和提倡“黑人权力”所带来的挑战？联邦调查局的监控对民权运动的走向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产生了何种影响？本文将利用与联邦调查局、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有关的缩微胶卷档案、国会调查报告和民权领袖回忆录等资料，考察联邦调查局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发展进程的监控情况；分析美国当权者是如何以保卫国家安全为名消解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在哪些方面以及何种程度上损害了民权运动。

一、联邦调查局对“共产主义渗透”的夸大和监控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运动在美国激发了一系列社会反抗运动，而美国政府则主要通过社会立法回应民众的斗争诉求。但在冷战背景下，它也长期对民权组织进行监控，动用联邦调查局展开“反谍计划”，以“共产主义渗透”到民权运动为借口打击民权和反战人士。以爱国的名义打压持不同政见者，是很多现代国家屡试不爽的政治手段，标榜崇尚人权的美国也不例外。

随着大规模静坐运动的开展及影响的扩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成立之初就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① 在联邦调查局的卷宗中，该民权组织被贴上了“共产主义”的标签。1960 年 6 月，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召开了第三次大会，其新闻发言人康斯坦斯·柯里（Constance Curry）强调，该组织没有共产主义色彩，并表示它将继续以非暴力方式开展静坐运动。^② 但这没能打消联邦调查局的顾虑，同年底，它下令监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召开的一切会议。^③

联邦调查局处心积虑地将民权运动与所谓的“邪恶力量”——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加强对民权运动的监控。在黑人领袖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前，联邦调查局局长助理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与胡佛讨论了共产主义对民权运动的“渗透”问题，认为“马丁·路德·金是最危险的黑人领袖”。^④ 尽管当时胡佛监视的重点是金及其领导的民权组织，但据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回忆，“到向华盛顿进军运动时，胡佛像关注金那样关注我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情况”，“把民权运动中所有年轻人的力量看作是进攻性的、值得警惕的危险力量”。^⑤ 主要原因在于刘易斯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未像其他民权领袖那样支持肯尼迪总统提出的民权法案，甚至批评它过于“虚弱”。^⑥

1964 年，胡佛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实施了重点监控。因为该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自由夏季运动，吸引了数百名北方白人大学生志愿者在暑期来到密西西比州，动员和帮助当地黑

① John Lewis and Michael D'Orso, *Walking with the Wind: A Memoir of the Movemen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p.270.

② Clayborne Carson, ed., *The Student Voice, 1960-1965: Periodical of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Westport: Meckler Corporation, 1990, p.3.

③ Ward Churchill and Jim Vander Wall, eds., *The COINTELPRO Papers: Documents from the FBI's Secret Wars against Domestic Dissent*,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1990, p.103.

④ David Wise, *The American Police State: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People*, New York: Random House USA Inc., 1976, pp.299-300.

⑤ John Lewis and Michael D'Orso, *Walking with the Wind: A Memoir of the Movement*, p.270.

⑥ Clayborne Carson, ed., *The Student Voice, 1960-1965: Periodical of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p.73.

人登记选举,引起举国关注。胡佛主要监视它与全国律师协会(National Lawyers Guild)的来往。^①在这项运动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聘请全国律师协会的阿瑟·金诺伊(Arthur Kinoy)等为法律代表。此举使得该民权组织的“爱国主义”受到了胡佛的怀疑。^②

1964年4月,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支持下,密西西比州的民权活动家成立了代表本州黑人利益的自由民主党(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同年8月,约翰逊政府派了大约30名联邦调查局探员进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阻挠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的活动。因为该党试图取代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密西西比州民主党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席位。据1975年参议院丘吉委员会(Church Committee)对联邦调查局监控活动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在此次代表大会上,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渗透进了民权组织,对金住宿的旅馆房间进行监听,并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进行麦克风窃听,成功地搜集到了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有关计划的最敏感的细节”及其支持者的“策略”。^③该党争取代表席位的努力最终失败。

1965年,司法部长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命令联邦调查局窃听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所有领导人的电话。胡佛接到命令后,随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对该民权组织实施广泛的渗透和破坏。^④实际上,从1964年起,各地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就定期向总部报告“共产主义渗透”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情况,监控是否有共产主义者在该组织中担任要职。1964年3月,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办事处怀疑黛比·埃米斯(Debbie Amis)是共产党员,但后又承认她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该民权组织的第三号人物。^⑤1965年5月,亚特兰大办事处报告,雷金纳德·罗伯逊(Reginald Robertson)是属于“共产主义阵线”的杜波依斯美国俱乐部(W. E. B. Dubois Clubs of American)的成员,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但后又予以否认。^⑥1966年2月,亚特兰大办事处反映,该民权组织中的大多数白人志愿者是左翼人士,并把民权运动视为“共产主义革命的工具”。^⑦其他办事处也执行类似任务。

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监控是否有共产主义分子参加、支持和“煽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民权活动。1964年3月,亚特兰大办事处报告,前共产党员伊索贝尔·塞尔尼(Isobel Cerney)和哈里·斯坦梅茨(Harry Steinmetz)参加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亚特兰大举行的

① 20世纪40年代,全国律师协会因支持激进劳工组织而被联邦调查局视作“共产主义阵线”组织。

② John Lewis and Michael D'Orso, *Walking with the Wind: A Memoir of the Movement*, p. 271.

③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 III, pp. 346-349.

④ Ward Churchill and Jim Vander Wall, eds., *The COINTELPRO Papers: Documents from the FBI's Secret Wars against Domestic Dissent*, p. 103.

⑤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March 20, 1964, Office; Atlanta, Georgia, Field Office File; 100-6488, Bureau File; 100-439190,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⑥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May 28, 1965, Office; Atlanta, Georgia, Field Office File; 100-6488, Bureau File; 100-439190,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⑦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February 4, 1966, Office; Atlanta, Georgia, Field Office File; 100-6488, Bureau File; 100-439190,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示威活动。^① 1964年9月，亚特兰大办事处反映，共产主义者雅各布·罗森（Jacob Rosen）在亚特兰大创办了《自由报》，“鼓吹”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黑人武装斗争，还刊发了刘易斯的文章。^② 1966年2月，亚特兰大办事处报告，劳拉·方纳（Laura Foner）是该民权组织在阿肯色州支部的一名志愿者，其父菲利普·方纳（Phillip Foner）是一名左翼人士。^③

经过数年监控，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办事处在1967年8月8日的一份备忘录中报告，尚未发现共产主义者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④ 其他办事处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⑤ 事实上，早在1963年7月23日，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就承认：“我们没有任何主要民权组织的高层领导是共产主义者或受其控制的证据。”^⑥ 但胡佛确信共产主义“渗透”到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1964年4月，他声称：“共产党吸收黑人的多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主义一定是依靠非共产主义之手建立的。”^⑦ 同年6月，联邦调查局成立“特别工作组”，强化对“共产主义在种族事务中影响的调查”。^⑧

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政府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为由监控民权运动。1963年6月，在金发起向华盛顿进军运动前，肯尼迪总统曾当面警告他：“我认为，你知道你处于密切的监控下。”^⑨ 在政府的压力下，金被迫开除了自己的助手、曾是共产党员的斯坦利·莱文森（Stanley Levison）。为了避免灭顶之灾，多数黑人领袖和民权组织竞相宣布反对共产主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执行秘书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主动清理门户，开除任何可疑的共产主义者及“激进”人士。^⑩ 在冷战时期，民权组织加入反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阵营”被视作一种“明智的选择”，以“避免民权事业被诋毁为共产主义”。^⑪

①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March 20, 1964, Office: Atlanta, Georgia, Field Office File: 100-6488, Bureau File: 100-439190,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②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September 28, 1964, Office: Atlanta, Georgia, Field Office File: 100-6488, Bureau File: 100-439190,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③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February 4, 1966, Office: Atlanta, Georgia, Field Office File: 100-6488, Bureau File: 100-439190,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④ FBI Memorandum, August 8, 1967, From: R. W. Smith, To: W. C. Sullivan, SNCC Research-Satellite Matter,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⑤ “Counterintelligence Research Project: CI Special Project,” SNCC, Regraded Unclassified Order Sec Army by TAG PER, 850604, October 10, 1967, p. 7, *DDRS*, accessed October 27, 2008.

⑥ “News Release: SNCC Charge Hoover, FBI aid Racists,” April 30, 1964,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14 of 73, Microfilm, Sanford, N.C.: Microfilming Corporation of America, 1982.

⑦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 III, p. 480.

⑧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 III, p. 479.

⑨ David Wise, *The American Police State: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People*, pp. 299-300.

⑩ Gerald Horne, *Communist Front?: The Civil Rights Congress*, Rutherford: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37-138.

⑪ Manfred Berg, “Black Civil Rights and Liberal Anticommunism: The NAACP in the Early Cold War,”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94, no. 1, 2007, pp. 75-96.

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没有像其他民权组织那样对成员进行安全审查。刘易斯说：“如果你愿意为争取黑人公民权利与我们一起工作，那么你会受到欢迎，我们并不关心你的政治倾向。”^① 1964年4月30日，刘易斯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谴责胡佛有关“共产主义渗透到民权运动”的指控，呼吁他“把时间用在寻找炸弹攻击者、午夜暗杀者和手段残酷的种族主义者上”。^② 联邦调查局对此宣称，共产主义视所有民权组织为渗透目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亦不例外。^③

除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共产主义问题上不对成员进行安全审查外，联邦调查局为何在“反共”问题上对它穷追不舍？学者奥赖利认为，胡佛的种族观念和政治态度也是重要因素。胡佛不仅有“白人永远至上的美国梦”，而且把对民权运动的监控视为一种“肩负国家安全的责任”。^④ 但更重要的是，反共主义是当时美国的“国策”和社会“共识”。除少数左翼外，从右翼到自由派都积极反共，认为美国有领导“自由世界”的使命，以防止“共产主义渗入”。^⑤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说，他们对调查三K党没兴趣，但对调查民权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有兴趣。^⑥ 1966年8月8日，众议员约翰·布坎南（John Buchanan）声称，对该委员会而言，当务之急是调查“共产主义和极端主义对民权运动的渗透”，这“不只是为了民权运动，而是为了整个美国”。^⑦ 联邦调查局更是把共产主义视作对国家安全的“致命威胁”。^⑧

冷战时期美国社会的反共产主义“共识”，也被种族隔离主义者利用。他们把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张与共产主义混为一谈，利用社会中的反共产主义来破坏民权运动。^⑨ 尽管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活动家霍利斯·沃特金斯（Hollis Watkins）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为何物，但密西西比州一名有种族偏见的法官指控他是“外来的共产主义煽动者”。^⑩ 可见，反共主义为种族主义者攻击民权运动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方式，使他们摇身一变成为国家安全的“捍卫者”。^⑪

联邦调查局指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受到“共产主义的渗透”，目的是为了削弱这一组织

① John Lewis and Michael D'Orso, *Walking with the Wind: A Memoir of the Movement*, p.271.

② Clayborne Carson, ed., *The Student Voice, 1960-1965: Periodical of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p.146.

③ FBI Memorandum, August 8, 1967, From: R. W. Smith, To: W. C. Sullivan, SNCC Research-Satellite Matter,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④ Kenneth O'Reilly, "Racial Matters": *The FBI's Secret File on Black America, 1960-1972*, p.358.

⑤ Randall B. Woods, "The Politics of Idealism: Lyndon Johnson, Civil Rights, and Vietnam," *Diplomatic History*, vol.31, no.1, 2007, p.6.

⑥ "Letter, To: William Moyers, Executive Assistant to the President, From: Ralph McGill, Publisher of the Atlanta Constitution," April 1, 1965,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14 of 15, Part 1, The White House Central Files: A Collection from the Holdings of the Lyndon Baines Johnson Library, Frederick, MD.: A Microfilm Project of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Inc., 1984.

⑦ "Communism, Extremism, and Civil Rights; Congressional Record," August 8, 1966 (p. 17699), Mr. Buchanan,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43 of 73, Microfilm.

⑧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 III, p.15.

⑨ Jeff Woods, *Black Struggle, Red Scare: Segregation and Anti-Communism in the South, 1948-1968*,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43.

⑩ John R. Rachal, "'The Long, Hot Summer': The Mississippi Response to Freedom Summer, 1964," *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vol.84, no.4, 1999, p.319.

⑪ George Lewis, *The White South and the Red Menace: Segregationists, Anticommunism, and Massive Resistance, 1945-1965*,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4, pp.51-52, 112-113.

开展民权活动的合理性。一方面，转移了公众的注意力，把美国民众和公共舆论对种族隔离、歧视和黑人受压迫问题的关注以及对黑人抗议活动的关注，转向所谓的“共产主义渗透到民权运动”的问题上。曾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担任过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一针见血地指出，“共产主义的指控”将会迫使民权运动“把活动的重点不是放在民权问题上，而是放在美国主义对反美国主义问题上”。^① 另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美国民众普遍担心民权运动会被“共产主义者利用”。有鉴于此，联邦调查局通过对民权运动“扣赤色分子帽子”，削弱民众对它的支持。

联邦调查局的“共产主义指控”让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者深感不安。他们担心该组织的成员将会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不停地传唤，来回答共产主义影响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冷战环境中，“普通的美国人可以通过指名道姓，通过在调查委员会作证……通过监视邻居和同事来参与这场‘世界斗争’”。^②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宝贵资源将被迫用在应对这种调查上，卡迈克尔认为，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实际目的不是要找出共产党人，而是要让该民权组织处于调查之下，从而失去工作效率，不堪一击。^③ 联邦调查局明知该组织没有受到“共产主义渗透”，依然以此为由对它实施监控，这不仅说明“共产主义指控”是一种败坏声誉的策略，而且反映出冷战背景下美国政府对共产主义的恐惧。

二、联邦调查局对反战活动的诋毁和破坏

从1965年起，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活动开始从争取民权转向反对越战。随着战争的升级，美国政府和社会的注意力逐渐从民权问题转向越战，使得民权问题在国内政治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大量资源用于越战而不是改善城市黑人贫民窟的恶劣状况，导致约翰逊政府的“反贫困计划”几乎成为一纸空文。与此同时，越战造成大量黑人士兵伤亡，并导致许多民权运动成员被迫应征入伍。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的领导人金对日益升级的越战深感不安。^④ 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则是最早公开反战的民权组织，猛烈抨击约翰逊政府的越南政策。^⑤ 1965年8月6日至9日，该组织联合其他反战组织发起华盛顿夏季行动（Washington Summer Action Project），在白宫门前静坐，反对越战。联邦调查局声称，这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由民权战场转向外交战场的第一步”。^⑥

1966年1月6日，刘易斯在亚特兰大召开反对越战的新闻发布会。他说，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反对越战，是因为“美国政府所谓的关心越南人民自由的说法具有欺骗性”。他指出，“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黑人自由的斗争经验教育我们，美国政府从来没有保障被压迫人民的自由”，并强调“黑人经常是暴力的受害者，是政府官员实施监禁的对象”。他批评美国政府

① Clayborne Carson,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p.105.

②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36.

③ Clayborne Carson,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p.106.

④ Peter B. Levy, ed.,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odern Civil Rights Movement*,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 pp.207-210.

⑤ Stokely Carmichael, Chairman of SNCC, “Spring Mobilization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 April 15, 1967,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3 of 73, Microfilm.

⑥ FBI Memorandum, August 8, 1967, From: R. W. Smith, To: W. C. Sullivan, SNCC Research-Satellite Matter,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要求黑人去越南捍卫民主，却对国内黑人没有民主”，并质疑它“维护世界自由的呼吁只是一个伪善的面具”。因此，刘易斯呼吁“美国人民在国内建设民主，而不是应征入伍”。^①

联邦调查局密切监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及其领导人的反战活动。其情报显示，1966年9月27日，卡迈克尔在密歇根大学发表演讲说：“没有一个黑人应该在越南战斗。美国政府花费370亿美元轰炸越南，进行杀戮。这些钱应该用于改造黑人贫民窟和提高黑人的生活水平。”^②他随后在全美各地发表演讲，谴责越战是“约翰逊的战争”、“种族主义者的战争”。^③1967年6月16日至17日，该组织的芝加哥支部举行反征兵大会并发表声明：“美国人民在越战中的牺牲毫无意义，因为越战只是为华盛顿的贪婪政客获取巨额的战争利润。”^④同年9月，该组织的新主席赫伯特·布朗（H. Rap Brown）在芝加哥发表演讲说：“国家每年在越南战争上耗费巨大，但仅在亚拉巴马州，每年就有500多名儿童缺乏必要的营养和食物。”^⑤

实际上，美国的国家资源无法同时应对两场战争，一场是陷入泥沼的越南战争，一场是“伟大社会”下的反贫困战争。从黑人争取平等的经济权利角度来看，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有损黑人民权。^⑥因此，一方面，黑人的反战运动值得肯定，但另一方面又对民权运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伤害。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作为民权运动中“最具有战斗性的”反战组织，^⑦其领导层不仅公开抵制征兵，“奉劝任何一个黑人都不要去参战”，^⑧而且访问古巴、北越等国家，发表了较为激进的反战言论。因而，该组织成为联邦调查局重点打击的对象，联邦调查局极力指控卡迈克尔的反战演讲犯了“煽动罪”，具有叛国嫌疑。^⑨

黑人的反战给约翰逊政府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因此，自发表反战声明以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反战活动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监视，并遭到约翰逊政府的破坏。刘易斯回忆说，反战声明在第二天成为美国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此后，他收到了大量的“警告”。随后，联邦调查局亚特兰大办事处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有关该民权组织反战活动的报告；紧接着，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它的反战活动进行调查。不久，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遭到了联邦调

① “Statement by SNCC on the War in Vietnam,” January 6, 1966,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62 of 73, Microfilm.

②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January 5, 1968, Office: Detroit, Michigan, Field Office File: 100-31374, Bureau File: 100-439190, Detroit Field Reports, Section 10, Roll 2, 0145-027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③ FBI, *Stokely Carmichael—Advocate of “Black Power,”* no. 2099, March 23, 1967, p. i, *DDRS*, accessed October 27, 2008.

④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December 6, 1967, Office: Chicago, Field Office File: 100-40342, Bureau File: 100-439190, Chicago Field Reports, Section 6, Roll 1, 0923-1180,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⑤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December 6, 1967, Office: Chicago, Field Office File: 100-40342, Bureau File: 100-439190, Chicago Field Reports, Section 6, Roll 1, 0923-1180,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⑥ John Lewis and Michael D’Orso, *Walking with the Wind: A Memoir of the Movement*, pp. 354-355.

⑦ “Report from the Chairman,” May 5, 1967,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3 of 73, Microfilm.

⑧ “Face the Nation as Broadcast over the CBS Television Network and the CBS Radio Network,” June 19, 1966, Guest: Stokely Carmichael, National Chairman of SNCC, News Correspondents: Martin Agronsky CBS News, etc.,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2 of 73, Microfilm.

⑨ FBI, *Stokely Carmichael—Advocate of “Black Power,”* no. 2099, March 23, 1967, p. 17.

查局大量特工的渗透。刘易斯认为，这种渗透和破坏是导致该组织瘫痪的重要原因。^①

解密文献显示，在刘易斯发表反战声明后的第二天，约翰逊政府就采取了反制行动。1966年1月7日，总统秘书克利福德·亚历山大（Clifford Alexander）建议约翰逊采取行动来消除该民权组织的反战影响。他主张由与政府合作的民权领袖发表公开声明谴责该组织，并表明反战不代表“负责任的民权组织”的立场。^②很快，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执行秘书罗伊·威尔金斯（Roy Wilkins）在1月16日和23日两次撰文批判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反战活动。^③城市同盟（Urban League）领导人惠特尼·杨（Whitney Young）也倒向政府这边，^④但金拒绝加入谴责的行列，约翰逊政府警告他应明白刘易斯声明的“严重性”和对民权运动的“消极影响”。^⑤1月22日，副总统赫伯特·汉弗莱在备忘录中说，当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政府”时，政府不能以“仁慈的”态度对待所有民权组织的领袖。^⑥

与此同时，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要求联邦调查局调查共产主义者在反战中所扮演的角色。约翰逊与胡佛当面讨论了此事，他表示，自己十分关心国内反战形势的发展，“赞赏”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材料尤其是把反战归因于“共产主义煽动”的文章。约翰逊说，他收到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的来信。信中说：“中国人和北越人相信，美国大学校园的反战活动将会导致美国社会出现混乱，迫使美军撤回国内维持秩序，这使北越有机会立即采取行动，获得胜利。”1966年，胡佛命令所有办事处对反战活动“扩大了解和加强警戒”，“必须加强和扩大调查的范围”。^⑦

联邦调查局指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反战活动受到了国内外共产主义者的影响。早在1964年，联邦调查局就宣称，美国共产党正在施行“一个广泛的运动，要求美军从南越撤离”。^⑧1967年，联邦调查局指控卡迈克尔在巴黎接触的大多是共产党人。其情报显示，卡迈克尔在巴黎演讲说：“我们希望越南人民取得对美国的胜利，这个时刻已经到来，因为我们黑人已经从抗议转向了抵制。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会让整个美国陷入混乱。”联邦调查局在各地跟踪和监视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要成员的活动，并对代表该组织出席1967年9月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的反对越南战争大会的约翰·蒂尔曼（John Tillman）进行监控。^⑨

1967年5月23日，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报告声称，美国共产党和其他“颠覆组织”一直在开

① Vanessa Murphree, *The Selling of Civil Rights: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and the Use of Public Relations*,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6, p.135.

②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ohnson, From: Clifford L. Alexander Jr.,” January 7, 1966,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2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③ Roy Wilkins, “Statement by Roy Wilkins,” January 15-16, 1966, Released by the Register and Tribune Syndicate, 1966,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2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④ John Lewis and Michael D’Orso, *Walking with the Wind: A Memoir of the Movement*, p.359.

⑤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ohnson, From: Clifford L. Alexander Jr.,” January 7, 1966,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2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⑥ “Memorandum, To: Joe Califano, From: The Vice President Herbert Humphrey,” January 22, 1966,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2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⑦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 III, pp.483-484, 484, 490.

⑧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 III, p.483.

⑨ FBI, *Foreign Influences in the Black Nationalist Movement*, no.0353, January 11, 1968, pp.4-5.

展运动,要求美国尽快从越南撤军,“他们希望通过北越的胜利,来推动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联邦调查局认为,共产主义者和其他“从事颠覆活动的极端主义者”会把民权活动与反战活动联合起来,相互激励,增加能量。联邦调查局宣称,4月15日在纽约和旧金山举行的“越南周”示威活动中,“民权运动与反战运动的合流达到了高潮”。它认为,反战活动与民权活动的结合,“加剧了种族冲突,增加了在全美发生暴力的可能性”;二者的“合流”不仅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灾难性后果”,而且会对民权事业产生“不利影响”。^①

美国政府以叛国嫌疑为借口,打击反战人士,抹黑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联邦调查局声称,该组织极力反对征兵、反对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削弱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干预了美国的军事计划,有利于美国的敌人。^② 1966年1月,佐治亚州议会禁止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成员、当选众议员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宣誓就职,指控他“鼓吹违反征兵法,犯下了叛国罪”。^③ 1967年底,美国众议员威廉·明歇尔(William Minshall)要求政府以“叛国罪”逮捕卡迈克尔。^④

在政府高层看来,黑人的反战活动已被国内外共产主义势力视作“美国人民对越战的谴责”。^⑤ 这种反战行动对美国反共产主义的冷战战略造成了危害,因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反战活动必须受到压制。1967年,卡迈克尔在结束对非洲、北越、古巴等地的访问回国后,其护照一度被美国政府没收。^⑥ 随后,他被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等不停地传唤,导致其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⑦ 这种压制针对的不只是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而且也包括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1967年4月15日,金参加反战活动,批评美国民主的虚伪。他指出,美国一方面宣称“越战是为了保护越南人民免于极权主义统治”,但另一方面却不向南非政府施压结束种族隔离。^⑧ 4月20日,美国广播公司批评金“把民权运动与和平运动搅在一起”,给反对民权运动者把“不爱国”的标签贴在民权领袖身上提供了“借口”。^⑨ 8月25日,联邦调查局把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列入“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的黑名单中,原因之一在于金公开反对越战。^⑩

① FBI, *Racial Violence Potential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Summer*, no.0355, May 23, 1967, pp.59-63.

② FBI, *Stokely Carmichael-Advocate of "Black Power,"* no.2099, March 23, 1967, p.17.

③ Rep. Julian Bond, January 1966,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31 of 73, Microfilm.

④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December 26, 1967, Office: Cleveland, Field Office File: 100-26449, Bureau File: 100-439190, Cleveland Field Reports, Section 8, Roll 1, 1399-END,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⑤ FBI Memorandum, August 8, 1967, From: R. W. Smith, To: W. C. Sullivan, SNCC Research-Satellite Matter,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⑥ Charles E. Cobb, Jr., "From Stokely Carmichael to Kwame Ture," *Callaloo*, vol.34, no.1, 2011, p.96.

⑦ "Testimony of Stokely Carmichael: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to Investig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and Other Internal Security Laws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Judiciary United States Senate," March 25, 1970,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0, pp.1-29.

⑧ Martin Luther King, Jr., "An Address by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 April 15 Mobilization to End the War in Vietnam," April 15, 1967,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52 of 73, Microfilm.

⑨ WABC Editorial 1967, "Danger Signal for Civil Rights,"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52 of 73, Microfilm.

⑩ David J. Garrow, *The FBI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From "Solo" to Memphi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1981, pp.180-183.

三、联邦调查局对“黑人权力”的污名化和压制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不仅从争取民权转向反对越战，而且转为提倡“黑人权力”。刘易斯认为，1964 年自由夏季运动对该组织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① 约翰逊政府没有遵守给民权活动家们提供人身安全保护的承诺，这改变了该民权组织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民权问题的认识。^② 不仅如此，其成员认为，通过合法手段在体制内进行变革的希望也破灭了。如前所述，1964 年，在该组织的支持下成立的密西西比州自由民主党，要求取代完全由白人构成的密西西比州民主党出席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但这一目标由于约翰逊政府的破坏而以失败告终。^③ 对此，卡迈克尔认为：“黑民族在思考与别人联合前，必须把自己组织起来，以获得黑人的权力基础。”^④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许多成员开始把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白人种族主义制度”，强调种族主义压迫的根源在于美国的制度。^⑤ 他们要求建立独立的黑人政治、经济和文化机构，作为“社会变革”的工具。^⑥ 1965 年 5 月 23 日，刘易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撰文指出，黑人是“邪恶的政治制度和压迫性的经济制度的受害者”，这个制度为了维护它自己，必然会永远抱着种族主义不放。^⑦ 1966 年 6 月 16 日，在向密西西比州进军的途中，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主席卡迈克尔在一次集会上高喊“黑人权力”口号，获得现场民众的热情回应。

卡迈克尔不仅喊出了“黑人权力”的口号，而且公开发表激进主张，但不久他又在 1966 年 6 月 19 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澄清：“我没有主张通过暴力来实现黑人权力。”他强调，黑人将按照民主政治中的多数统治原则，通过选举来获得“黑人权力”，而“烧毁”这样的词语只是黑人常用的口语，不是煽动人们真的这样去做。^⑧ 8 月 21 日，卡迈克尔在《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这档新闻栏目中解释说：“只有当美国政府用暴力对付黑人时，黑人权力的含义才是使用暴力迫使它向黑人妥协。”^⑨

不管卡迈克尔如何解释“黑人权力”，联邦调查局都把当时的城市骚乱归因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及其“黑人权力”主张。联邦调查局认为，卡迈克尔等人不断“鼓吹黑人权力”，四处

① John Lewis and Michael D'Orso, *Walking with the Wind: A Memoir of the Movement*, p.283.

② Rudy Frank, "Letter from Rudy Frank, President of Central Illinois Friends of SNCC," July 18, 1964,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30 of 73, Microfilm.

③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ohnson, From: Lee C. White," August 19, 1964,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2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④ R. Edward Nordhaus, "S. N. C. C. an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in Mississippi, 1963-64: A Time of Change," *The History Teacher*, vol.17, no.1, 1983, p.100.

⑤ SNCC, "Letter from Stokely Carmichael,"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2 of 73, Microfilm.

⑥ SNCC-1966, "Comments by Stokely Carmichael,"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2 of 73, Microfilm.

⑦ John Robert Lewis, "Some Comments on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Reprinted from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May 23, 1965,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14 of 73, Microfilm.

⑧ "Face the Nation as Broadcast over the CBS Television Network and the CBS Radio Network," June 19, 1966, Guest: Stokely Carmichael, National Chairman of SNCC, News Correspondents: Martin Agronsky, CBS News, etc.,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2 of 73, Microfilm.

⑨ NBC, "Meet the Press," August 21, 1966,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2 of 73, Microfilm.

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讲，“公然宣扬无法无天的行为，不仅在过去煽动了暴力，而且在未来会引发更大的暴力”；“他们煽动黑人蔑视法律、秩序和政府的权威”。联邦调查局宣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黑人三 K 党”，“对种族和平构成潜在威胁”。^① 胡佛更是在国会中指控该组织“是战斗性的黑人民族主义组织，正在制造种族骚乱，鼓吹推翻美国政府”。^②

但在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喊出“黑人权力”口号之前，城市骚乱早已发生，联邦调查局并没有把纽约和瓦茨的骚乱看作是该组织“煽动”的结果。1964 年 9 月，联邦调查局公开了对纽约骚乱的调查结果并认为：“没有证据显示骚乱是以全国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骚乱不涉及种族间的暴力，不是民权运动的直接结果。”^③ 1965 年 9 月 17 日，联邦调查局向约翰逊报告了瓦茨骚乱爆发的原因，承认没有收到骚乱是由美国共产党“煽动”起来的情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社会组织预先策划了这次骚乱。然而，它强调共产党采取了行动，利用了骚乱的形势。^④

那么，为什么联邦调查局随后却把城市骚乱归因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黑人权力”？原因在于“黑人权力”试图改变美国的政治基础和权力结构。它除了促进美国黑人的种族意识，还努力增强他们的政治意识。^⑤ “黑人权力”要求对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权力进行重新分配，只有这样，美国黑人的日常生活才会有根本改善。^⑥ 卡迈克尔认为，白人社会之所以竭尽全力来破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原因在于“它的激进主义，它坚持揭露种族主义压迫的根源”。^⑦

“黑人权力”是美国黑人使用自己的话语，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它针对的是白人权力结构，要求改变种族主义的社会制度。它反对由白人社会来安排和支配黑人社会的命运，主张由黑人控制黑人社区的事务。它颠覆了白人社会对黑人形象、历史和文化的论述。它唤醒了黑人的政治意识，主张黑人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自决，把黑人从民权斗争带入到追求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斗争。^⑧ 然而，约翰逊政府的一些高层人士认为，“黑人权力”表达的思想对美国主流政治构成了“威胁”。副总统汉弗莱公开谴责“黑人权力”是“逆向的种族主义”。^⑨

实际上，“黑人权力”的提出是黑人所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结果，有扩展黑人基本权利的积极意义，值得同情和肯定。但它也包含黑人民族主义的思想，在政府高层人士看来，这对美国的国家制度是一种严重的挑战。此外，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从主张非暴力抵抗转为支持武装自

① FBI Memorandum, August 8, 1967, From: R. W. Smith, To: W. C. Sullivan, SNCC Research-Satellite Matter,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②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September 19, 1968, Office: Los Angeles, California, Field Office File: 100-63822, Bureau File: 100-439190, Los Angeles Field Reports, Section 13, Roll 2, 0481-0930,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③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 III, p. 475.

④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Task Force on the Los Angeles Riots,” August 11-15, 1965,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6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⑤ “Report from the Chairman,” May 5, 1967,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3 of 73, Microfilm.

⑥ SNCC-1966, “Comments by Stokely Carmichael,”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2 of 73, Microfilm.

⑦ SNCC, “Letter from Stokely Carmichael,”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2 of 73, Microfilm.

⑧ 参见谢国荣：《1960 年代中后期的美国“黑人权力”运动及其影响》，《世界历史》2010 年第 1 期，第 49 页。

⑨ John Lewis and Michael D’Orso, *Walking with the Wind: A Memoir of the Movement*, p. 371.

卫。与此同时，它开始驱逐所有的白人工作人员，从一个种族融合的组织形式转为单一的黑人成员组织，这难免有“逆向种族主义”之嫌。因此，“黑人权力”不仅疏远了一部分支持民权运动的白人同情者，在美国民众中引起了恐慌，而且也加剧了民权组织内部的矛盾。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执行秘书威尔金斯甚至谴责“黑人权力”是“纳粹主义”，是“仇恨之父和暴力之母”。金虽然认为争取权力是必要的，但批评“黑人权力”是“一个不幸的话语选择”。^①

而联邦调查局和右翼媒体正是利用美国民众的怀疑和恐惧，以及民权组织内部的矛盾，对“黑人权力”及其支持者进行诬陷和丑化。联邦调查局把“黑人权力”抹黑为黑人“骚乱的权力、放火的权力、掠夺的权力和杀人的权力”。^②一些右翼媒体给“黑人权力”的提倡者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政治标签，把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视作黑人骚乱。^③其实，有关“黑人权力”运动导致了城市骚乱的指控，在多数情况下缺乏事实根据。1967年7月26日，胡佛在给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的报告中承认：“多数骚乱是由单个事件引起的。黑人往往因轻微的违法而遭当地警察拘捕，结果引发了骚乱。”^④但联邦调查局随后在向51个政府官员及机构散发的关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报告中，却把城市骚乱归因于该组织及其提倡的“黑人权力”。^⑤此举是为了损害其社会声誉，达到破坏“黑人权力”运动的目的。

联邦调查局和美国政府高层不仅把“黑人权力”污名化，败坏该委员会的声誉，而且决心采取更直接的行动来打压它的发展。约翰逊的新闻秘书乔治·里迪（George Reedy）批评“黑人权力”导致“黑人民族主义猖獗”。^⑥一些政府高层人士认为，“黑人权力”对美国社会构成“重大威胁”，“激进的主张”必须受到打压。1966年9月12日，总统秘书哈里·麦克弗森（Harry McPherson）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说：“民权运动处在十字路口，一条道路是选择暴力斗争，但将受到政府压制。”他认为，“黑人权力”口号“激进且不切实际”，黑人体面生活方式的实现在于“和平变革”，那些希望为黑人争取权利的青年领袖，“必须相信这个国家的制度而不是破坏它”。^⑦时任总统助理的黑人霍巴特·泰勒（Hobart Taylor）说：“黑人领袖没有理解政治现实，他们认为在新闻媒体上说些言辞激进的话是在推动黑人的事业。”^⑧

在美国当权者看来，都市黑人暴力反抗运动使得黑人民权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1967年7月27日，汉弗莱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说：“城市骚乱的性质表明，这是广泛地拒绝我们的社

① John Lewis and Michael D'Orso, *Walking with the Wind: A Memoir of the Movement*, p.371.

② FBI Memorandum, August 8, 1967, From: R. W. Smith, To: W. C. Sullivan, SNCC Research-Satellite Matter,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③ Stokely Carmichael and Charles V. Hamilton, *Black Power: The Politics of Libera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p.47.

④ “Hoover to Clark,” July 26, 1967, no.157-6-956, 转引自 Kenneth O'Reilly, “The FBI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Riots, 1964-1968,”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75, no.1, 1988, p.103.

⑤ FBI Memorandum, August 8, 1967, From: R. W. Smith, To: W. C. Sullivan, SNCC Research-Satellite Matter, Atlanta Field Reports, Section 1, Roll 1, 0007-0682,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⑥ “Letter, To: President Johnson, From: George E. Reedy,” July 25, 1967,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3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⑦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ohnson, From: Harry C. McPherson, Jr.,” September 12, 1966,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11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⑧ Bruce Miroff, “Presidential Leverage over Social Movements: The Johnson White House and Civil Right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43, no.1, 1981, p.10.

会制度，而不是简单地不满生活现状。”^① 约翰逊认为，民权在此时必须让位于国家安全。他曾对秘书多丽丝·古德温（Doris Goodwin）说：“黑人大众出现了不理性的、争取无限目标的势头，这是对美国稳定的最大威胁。民众一旦开始行动，那么事情会变得无法收拾。”^②

在处理城市骚乱问题上，约翰逊依靠联邦调查局来应对由此引发的政治问题，因为共和党人攻击他不够强硬。^③ 尽管约翰逊与胡佛的关系十分微妙，但两人在应对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问题上有着共同利益。奥赖利认为，如果胡佛说约翰逊足够强硬，那谁还能攻击他在维护法律和秩序方面软弱？而胡佛也希望借此机会扩大机构及其功能，二者一拍即合。^④

1967年7月25日，在底特律骚乱爆发后的第三天，约翰逊亲自致电胡佛，让他到白宫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司法部长克拉克、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最高法院大法官亚伯·福塔斯（Abe Fortas）等人。据胡佛的记载，约翰逊对联邦调查局的情报“相当着迷”，要求胡佛“让他的人行动起来，去寻找骚乱的核心特点”。^⑤ 随后，克拉克在备忘录中向胡佛建议，联邦调查局应在“黑人民族主义团体”中布置更多“线人”。^⑥

一个月后，联邦调查局启动了压制“黑人民族主义仇恨团体”的计划。其目的是一是破坏“黑人民族主义团体的结盟”；二是提防出现一个“救世主”，像金和卡迈克尔这样的“危险人物”——他们能释放黑人社会的能量；三是防止“暴力”；四是通过“损害黑人民族主义团体和领袖的信用”，阻止他们获得社会尊重；五是抑制“黑人民族主义团体”在年轻人中的发展。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等组织及其领袖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⑦ 1968年1月10日，司法部长克拉克向约翰逊报告，联邦调查局已在着手破坏“黑人民族主义团体”。^⑧

与此同时，为了打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组织，1967年，约翰逊政府推动立法，把煽动和从事骚乱的行为定为犯罪，最高处以1年监禁或1000美元的罚款，或二者并罚；对导致严重人身伤害和超过5000美元财产损坏的，最高处以10年监禁或10000美元罚款，或二者并罚。^⑨ 此外，联邦政府还大力增加其在城市社区搜集情报所需的开支。同时，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和参议院安全委员会采取联合行动，广泛收集情报，对任何持不同政见的个人和组织

①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ohnson, From: The Vice President Herbert Humphrey,” July 27, 1967,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3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② Doris Kearns Goodwin, *Lyndon Johns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6, p. 161.

③ “Memorandum, To: The Vice President Herbert Humphrey, From: Bill Connell,” September 6, 1967,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4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④ Kenneth O'Reilly, “The FBI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Riots, 1964-1968,” p. 92.

⑤ “Hoover to Tolson, DeLoach, and William Sullivan,” July 25, 1967, no. 157-6-958, -959 documents in FBI Detroit File no. 157-6, 转引自 Kenneth O'Reilly, “The FBI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Riots, 1964-1968,” p. 103.

⑥ Ward Churchill and Jim Vander Wall, eds., *The COINTELPRO Papers: Documents from the FBI's Secret Wars against Domestic Dissent*, p. 106.

⑦ Ward Churchill and Jim Vander Wall, eds., *The COINTELPRO Papers: Documents from the FBI's Secret Wars against Domestic Dissent*, pp. 110-111.

⑧ “Letter, To: The President Johnson, From: Joe Califano,” January 18, 1968,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4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⑨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ohnson, From: Joe Califano,” August 5, 1967,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1 of 15, Part 1, Microfilm.

进行调查。^①

四、民权运动激进主义的衰亡

联邦调查局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实施了广泛的监控和压制。作为典型的美国国家机器，联邦调查局以爱国为旗号，以防止“共产主义渗透”为借口，不择手段地诋毁和打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使之孤立于美国社会，从而达到破坏民权运动尤其是激进的“黑人力”运动的目的。^②

由于美国社会对共产主义存在深度恐惧，且联邦调查局在反共领域掌握了话语主导权，所以“共产主义渗透”的不实指控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活动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1964年，在被指控受到全国律师协会中的“激进势力渗透”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立即遭到多方质疑和责难，民众在经济、政治和道义上对它的支持下降了。据刘易斯回忆，民众在捐款前常常会问，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是否被共产主义者掌控了？它吸收的大多数志愿者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吗？此外，向该组织提供了大量资金的泰克尼克基金会（Taconic Foundation）负责人史蒂芬·柯里尔（Stephen Currier）也对“激进势力渗透”的问题深感不安。^③

胡佛利用当时民众对其作为“一名反共专家”的信任，^④故意向“比较可靠的”主流媒体和新闻记者提供“共产主义渗透到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方面的情报，^⑤以在国内形成不利于该组织开展民权活动的舆论氛围。全美知名专栏作家罗兰·伊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根据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情报，撰文指控该组织得到古巴政府的“资助”，是它的“木偶”。^⑥虽然约翰逊任命的“全国国内骚乱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的调查结果表明，这一说法缺乏可靠证据，^⑦但在冷战背景下，美国民众容易接受主流媒体的说法。1965年7月9日，多位听众打电话到克利夫兰WKYC电台

① National Congress for New Politics, “Reply to Continuing Report on the Congressional Investigations, To: Executive Board of NCNP, From: William F. Pepper,” November 15, 1967,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3 of 73, Microfilm.

② 学术界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在60年代末衰亡的原因看法不一。卡森认为，该组织内部意识形态的严重分歧是其衰亡的重要原因。（参见 Clayborne Carson,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斯托普指出，该组织没有掌握政治斗争中的妥协原则，而政府的刻意打压导致其内部矛盾激化，并使它孤立于美国社会，这些是其衰亡的原因。（参见 Emily Stoper,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The Growth of Radicalism in a Civil Rights Organization*, Brooklyn, N. Y.: Carlson Pub., 1989）

③ John Lewis and Michael D'Orso, *Walking with the Wind: A Memoir of the Movement*, pp.271, 300.

④ 参议院丘吉委员会在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当时大多数美国人没有质疑胡佛作为一名反对共产主义专家的杰出才能。”（参见 Select Committee to Study Governmental Operations with Respect to Intelligence Activities, *Final Report*, vol. III, p.480）

⑤ Vanessa Murphree, *The Selling of Civil Rights: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and the Use of Public Relations*, p.127.

⑥ Rowland Evans and Robert Novak, “Inside Report: Civil Rights: Danger Ahead,”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2, 1964,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41 of 73, Microfilm.

⑦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ssion on Civil Disorders, “Civil Disorders Commission: Some Items under Investigation,” December 22, 1967,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10 of 15, Part 1, Microfilm.

《接触》(Contact) 这档节目表达他们的担忧。他们问道:“如果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接受共产主义者加入,那岂不是对美国有害?”^①

联邦调查局通过监视获得情报,并利用媒体误导民众,将“黑人权力”污名化,败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声誉,削弱民众对它的支持。联邦调查局指责“黑人权力”是在鼓吹“黑人种族主义”和“暴力革命”,导致了城市骚乱,危害了国家安全。1966年8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通过特殊渠道获得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未对外公布的一份文件中的内容:“当我们看待白人民众时,我们把他们看作是1.8亿种族主义者。”^②很多对民权运动表示同情的读者表示,不再支持“没有理性、鼓吹暴力和逆向种族主义”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③

联邦调查局诉诸维护法律和秩序、保障国家安全,来消解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黑人权力”话语。这种做法与美国公众的传统价值观和现实利益比较吻合,因而赢得了普通民众的支持,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效果。虽然大多数骚乱不是由“黑人权力”主张所致,但1968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半数白人相信,“黑人权力”的提倡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激进者是“骚乱的策划者”。^④多数民众认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暴力行动和种族主义”就是整个黑人民权运动。^⑤这对黑人民权事业造成了长期伤害。对此,布朗不无沮丧地承认:“许多黑人不能理解我正在做的事,他们觉得公开抵制白人当局是没有效果和毫无意义的。”^⑥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也受到联邦调查局的污名化对待。联邦调查局制造了卡迈克尔使用募集资金在华盛顿特区购买豪宅的谣言。此外,1968年7月10日,打入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内部并担任领导人保镖的特工彼得·卡多佐(Peter Cardoza)在一份备忘录中向胡佛建议,要让卡迈克尔是中情局线人的谣言传遍整个黑人社会,进一步败坏他在黑人中的声誉。^⑦曾任该民权组织阿肯色州支部主席的白人民权活动家威廉·汉森(William Hansen)虽然决不相信卡迈克尔是内奸,但认为这种流言蜚语对黑人民权运动造成了极大的伤害。^⑧

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还以各种罪名逮捕和监禁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和成员,迫使该组织把大量精力放在司法诉讼上,把募集的资金用于支付巨额的保释金。这导致该组织不能开展正常的民权斗争。1967年7月底,联邦调查局指控布朗在马里兰州剑桥市的“煽动性”演讲导致当地爆发了黑人骚乱。但解密档案显示,联邦调查局早已通过线人提前获得了布朗的

①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October 25, 1965, Office: Cleveland, Field Office File: 100-26449, Bureau File: 100-439190, Cleveland Field Reports, Section 8, Roll 1, 1399-END,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② NBC, “Meet the Press,” August 21, 1966,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2 of 73, Microfilm.

③ “Letter, To: Carmichael, From: John Bailey,” November 21, 1966,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2 of 73, Microfilm.

④ Stephan Thernstrom and Abigail Thernstrom, *America in Black and White: One Nation, Indivisibl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7, p.171.

⑤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SNCC, October 7, 1966, Office: Los Angeles, California, Field Office File: 100-63822, Bureau File: 100-439190, Los Angeles Reports, Section 13, Roll 2, 0481-0930, *FBI File on SNCC*, Microfilm.

⑥ Clayborne Carson,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p.290.

⑦ Ward Churchill and Jim Vander Wall, eds., *The COINTELPRO Papers: Documents from the FBI's Secret Wars against Domestic Dissent*, p.126.

⑧ Brent Riffel, “In the Storm: William Hansen and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in Arkansas, 1962-1967,” *The Arkansas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63, no.4, 2004, p.417.

演讲内容。此外，一些受访的黑人民众表示，他们并不赞同布朗的观点。据他们反映，人群在布朗演讲结束后很快就和平地散去。可见，不久该地发生的黑人骚乱事件与布朗的演讲并无直接关系。^①但布朗却被判处5年监禁，在交纳15000美元保释金后获释。这种执法让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捉襟见肘的活动资金雪上加霜。然而，约翰逊政府希望联邦调查局通过类似的方式消耗掉该组织有限的社会资源，并进一步败坏它的社会声誉。1967年7月，在纽瓦克骚乱发生前的几天，约翰逊召见了联邦调查局副局长卡萨·德洛克（Cartha DeLoach），要求联邦调查局组织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对卡迈克尔等人举行听证会。^②

此外，联邦调查局极力破坏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其他民权组织之间的互信和合作。它不仅利用黑人民权组织在反战和“黑人权力”问题上的分歧，在民权运动内部制造更多的矛盾和冲突，而且不择手段地使政治上比较激进的民权组织之间相互猜疑，破坏它们之间的团结。1968年9月4日，联邦调查局安插在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内部的一名线人给卡迈克尔的母亲打电话，透露几名黑豹党成员正准备谋杀卡迈克尔，并建议她让儿子远走高飞。卡迈克尔被迫离开美国前往非洲，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黑豹党之间的联盟被破坏了。^③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社会组织和动员能力因告密者和联邦调查局密探的破坏，以及地方警察的不断骚扰而大为削弱。为了避免被特工“渗透”，该组织变得更加封闭，议事缺乏民主，完全排斥白人活动家，甚至怀疑民权运动的老兵们。^④到1968年，该组织已基本上丧失了社会活动能力，其阿肯色州支部主席汉森认为，联邦调查局的“渗透者”在该组织的瓦解中起了主要作用。他怀疑，自己所在支部的某些成员就与联邦调查局的渗透诡计有关。汉森回忆道：“毫无疑问，几乎所有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老兵们都同意我的看法，即我们的组织遭到了渗透……我怀疑那些通常标榜自己‘最黑’的人就是内奸。”^⑤

在监视和遏制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民权组织的同时，约翰逊政府中的一些高层人士从激进的“黑人权力”运动中认识到，解决黑人问题的关键不仅是打压和破坏，更要进一步通过社会立法来改善黑人的状况。实际上，约翰逊政府十分清楚城市骚乱的原因。早在1965年6月10日，汉弗莱就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承认：“城市贫民窟的问题非常突出，黑人十分愤怒和绝望。”^⑥约翰逊政府利用1964年《经济机会法》，拨款3.5亿美元，主要用于解决黑人社区贫困问题；1966年，约翰逊政府制定了模范社区计划；1967年，实施了社区服务计划；^⑦1968年，

① Office of the the Assistant Deputy Director for Research, "Analysis of Cambridge, Maryland, Disturbance," July 29, 1967,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6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② "DeLoach to Tolson," July 10, 1967, no. 100-106670-not recorded, King FBI File, 转引自 Kenneth O' Reilly, "The FBI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Riots, 1964-1968," p. 104.

③ Ward Churchill and Jim Vander Wall, eds., *The COINTELPRO Papers: Documents from the FBI's Secret Wars against Domestic Dissent*, pp. 127-128.

④ Clayborne Carson, *In Struggle: 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p. 288.

⑤ Brent Riffel, "In the Storm: William Hansen and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in Arkansas, 1962-1967," p. 417.

⑥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ohnson, From: The Vice President Humphrey, Task Force on Urban Problems," June 10, 1965,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2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⑦ Rhoda Lois Blumberg, *Civil Rights: The 1960s Freedom Struggle*,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4, p. 149.

国会通过新的《民权法》，力图解决黑人贫民窟问题。在麦克弗森看来，联邦政府必须采取措施争取让“激进的黑人青年领袖相信美国制度”。^①总之，约翰逊政府通过推行“伟大社会”的改革，实施了一系列解决黑人贫困问题的措施，努力把黑人融入美国政治和经济体制中来。

约翰逊政府希望民权组织通过正常渠道来实现其斗争目标。1967年7月27日，约翰逊就城市骚乱问题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讲。他说：“那些处于公众信任地位的人，有义务在美国带来一个和平的变革。”^②一些政府高层人士意识到，像威尔金斯、杨等民权领袖在年轻一代黑人眼中属于“守旧派”，缺乏号召力，政府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将比较“激进的抗议运动体制化”。^③此外，1968年民意调查显示，虽然多数白人强调法律和秩序，但也有54%的白人认为应“更努力地改善黑人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建立更为严厉的警察管制”。^④与此同时，之前与卡迈克尔合作著书的理论家查尔斯·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开始在传统的美国族群利益政治框架内重新阐释“黑人权力”。到1968年，政治精英、民权领袖和主流媒体逐渐接受这种解释。^⑤

美国政府在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多元文化领域向黑人社会开放了更大的空间。约翰逊政府作出妥协，“欢迎黑人政治从民权到政治选举的转变”。^⑥它接受黑人利益集团作为多元利益集团中的一员，“进入美国的权力体系”。^⑦而“黑人权力”主张中的合理部分，如强调族群认同、族群权利和族群文化的价值，成为美国社会中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内容，并获得联邦政府“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支持。通过这种方式，美国政府进一步消解了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

美国政府主动促进民权，实质上是在掌控民权运动的主导权，也是打击民权组织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监控、颠覆民权组织与改善黑人民权并举，美国政府不仅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名消解了民权运动中的激进主义，而且将民权运动体制化。但这种国家监控和打压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民权运动，特别是未能进一步地给予黑人种族平等的经济权利。1968年12月13日，司法部社区关系司司长罗杰·威尔金斯（Roger Wilkins）在写给约翰逊的辞呈中说，虽然肯尼迪政府和约翰逊政府为黑人做了一些事情，但对黑人穷人而言，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在相对恶化。黑人走上街头进行破坏，只是为了让人们注意到他们的痛苦。^⑧但这种暴力抗议显然不为美国政府所容，黑人民众在争取平等经济权的斗争中面临更大的阻力。

①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ohnson, From: Harry C. McPherson, Jr.,” September 12, 1966,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11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② Office of the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s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Civil Disorders; The President’s Office,” July 27, 1967,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4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③ “Memorandum, To: The President Johnson, From: Harry C. McPherson, Jr.,” September 12, 1966,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11 of 15, Part 1, Microfilm.

④ Stephan Thernstrom and Abigail Thernstrom, *America in Black and White: One Nation, Indivisible*, p. 177.

⑤ Robert C. Smith, “Black Pow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rotest to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6, no. 3, 1981, pp. 439-440.

⑥ Bruce Miroff, “Presidential Leverage over Social Movements: The Johnson White House and Civil Rights,” p. 17.

⑦ Robert C. Smith, “Black Powe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Protest to Politics,” pp. 439-440.

⑧ “Letter, To: President Johnson, From: Roger Wilkins,” December 13, 1968, *Civil Rights during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963-1969*, Reel 1 of 15, Part 1, Microfilm.

结 语

20 世纪 60 年代是美国民权运动成果最为丰硕的时代,“伟大社会”改革带来的几项重要立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性质,追求社会公正也成为当时的鲜明特征之一。然而,进步大潮下仍有暗流涌动,以联邦调查局为代表的美国右翼势力利用冷战的氛围打击民权组织,为那个时代投下深深的暗影。

黑人的反战活动和都市暴力反抗绵延不绝,导致美国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上面临巨大压力。而卡迈克尔等人把法国左翼思想家弗朗兹·法农(Franz Fanon)的《大地上的受苦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奉为“圣经”,^①并认为第三世界的反殖民斗争与美国黑人实现自由的命运休戚与共。^②因此,对联邦调查局而言,他们所感到的危险不仅仅是城市骚乱的威胁,而是确实出现了不同于美国主流思想和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曾担任过联邦调查局局长的克拉伦斯·凯利(Clarence Kelley)认为,“60 年代和 70 年代初是一个令人紧张和恐惧的时期”,“美国看上去处于危险之中,特工们只是做了他们认为是必要的事情来保护这个国家”。^③

实际上,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民权和反战活动没有共产主义成分,其倡导的“黑人权力”与城市骚乱亦无直接关联。但是 60 年代中后期该组织排斥白人会员的做法,使得“黑人权力”本身具有以黑人种族主义取代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些倾向,故而疏远了一部分同情民权运动的白人。美国民众相当恐惧“黑人权力”这种激进的主张以及当时席卷全美的城市骚乱。后者造成了巨大破坏,有学者认为,“底特律在 1967 年骚乱中受破坏的地方,宛如 1945 年遭受战争蹂躏的柏林”。^④美国政府和右翼媒体正是利用了民众的这种疑惧心理制造谣言、肆意抹黑。

联邦调查局使用电话窃听、写匿名信、安插线人等手段,对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等组织进行监控和破坏,严重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和人权。1975 年,联邦参议员菲利普·哈特(Philip Hart)在丘吉委员会上发表了意味深长的声明。他说:“多年来,我们一直受到警告,必须警惕危害社会的颠覆性组织。它们将会剥夺我们的自由,颠覆我们的制度”,“你们讲述的故事表明,这里的确有一个组织符合这些特征,它就是联邦调查局”。^⑤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美国参议院对联邦调查局滥用权力的行为进行了调查并予以一定限制,但如何把握维护国家安全与保障公民自由之间的平衡,对美国而言,至今仍是一个棘手问题。

〔作者谢国荣,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 430072〕

(责任编辑:周学军 责任编审:姚玉民)

① FBI, *Stokely Carmichael—Advocate of “Black Power,”* no.2099, March 23, 1967, p.6.

② “Report from the Chairman,” May 5, 1967, *Records of SNCC Papers, 1959-1972*, Reel 3 of 73, Microfilm.

③ Ivan Greenberg, *The Dangers of Dissent: The FBI and Civil Liberties since 1965*, p.115.

④ Stephan Thernstrom and Abigail Thernstrom, *America in Black and White: One Nation, Indivisible*, p.160.

⑤ David Wise, *The American Police State: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People*, p.320.

historically, the northwest land frontier extended over the northeast, Mongolia, Xinjiang and Tibet and the southeast coastal frontiers comprised the coastal areas from Liaodong to Hainan Island. Wei Yuan laid equal stress on the historical space occupied by land frontier defenses in the northwest and maritime frontier defenses in the southeast, putting forward the defensive strategy of “learning the barbarians’ superior techniques in order to control them.”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full scale frontier crisis triggered by the Opium War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axes of the northwest and southeast frontiers proposed by Gong and Wei opened up the field of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on Chinese frontiers in modern China.

The Japanese Navy’s Early Aerial Warfare in China and Its Effects (1931–1932)

Yuan Chengyi(87)

In the early 1930s, Japan’s air power grew rapidly as the Navy’s air arm expanded. At the time of the Mukden incident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of 1931), the Navy’s air corps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Kwantung Army were thrown into combat in Jinzhou and elsewhere in the northeast, ushering in the indiscriminate bombing of Chinese targets. During the January 28th Incident in 1932, the air corps engaged the Kuomintang air force on several occasions in Shanghai and nearby Suzhou and Hangzhou in tandem with ground operations, carrying out large-scale, indiscriminate bombing of many civilian facilities and civilians, including foreign concessions. Although such actions were condemned by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ondemnation was neither forceful nor consistent, so it did not provide an effective restraint on Japan. Japan’s initial experience of aerial warfare with China stimulated its desire to develop Japanese military aviation and fostered its widespread use of savage and indiscriminate bombing once the all-out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had been launched.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keenly aware that this new mode of fighting would pose a threat to China’s defenses in future, began to take measures to set up anti-aircraft defenses to deal with Japan’s aerial invasion.

The Political Survival of Local Power in the Early Nanking Government—Centering on He Jian

Xiao Zili(103)

From 1929–36, He Jian, Hunan’s strong man, was placed in a delicate geo-political situation. As the historical situation evolved, his estrangement from and clashes with Chiang Kai-shek 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grew and deepened. He grew closer to the anti-Chiang camp in the southwest, with whom he shared regional interests. In the beginning, he “relied on the southwest to strengthen his position.” Subsequently, he brought Hunan into a three-province anti-Chiang alliance with Guangdong and Guangxi. In the Guangdong–Guangxi Incident of 1936, coordinating his actions with the dispatch of troops from Guangdong and Guangxi, he actively prevented the central army from entering Hengyang. He’s political attitude and survival strategy were opportunistic, fluctuating and hard to pin down. It is hard to define him as either pro- or anti-Chiang, a fact that was determined mainly by the special geo-political situation of Hunan.

The FBI’s Monitoring of Civil Rights Organizations—Centering on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Xie Guorong(119)

In the 1960s, in the name of “preventing Communist infiltration,” the FBI carried out long-

term surveillance of influential civil rights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In the mid-60s, this organization had moved from fighting for civil rights to opposing the Vietnam War and calling for “black rights.” It had also moved from nonviolent resistance to supporting the use of arms in self-defense. To the authorities, anti-war activities threatened America’s anti-Communist Cold War strategy, while “black rights” implied black nationalism, seen as a challenge to the state system and social stability. Under the banner of patriotism and national security, the FBI charged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with engaging in “un-American” and “anti-American” activities, and subjected it to relentless surveillance, defamation and attacks, in order to isolate it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thence destroy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especially its radical “black rights” movement.

An Analysis of US Cold War Social Mobilization and Indoctrination Activities in the Middle of 20th Century Zhang Yang (138)

The Cold War represented a state of international tension characterized by ideological confrontation. As the “leader” of the Western camp, the US government very early adopted the ideological strategy of using “freedom” as a weapon against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In the early 1950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cCarthyism and the Korean War, the whole atmosphere of US society was tense, and the radical concept of “freedom to fight” gained widespread acceptance. It was implemented at home and abroad as an action program with thought control and indoctrination as its main methods.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radical ideology of “freedom to fight” was not an isolated case, for the same period saw the emergence of many analogous policy proposals and ideas, some even more extreme. Radical ideology reflected the sense of cultural superiority and mission underly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crisis.” This radical ideology is continually present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American society. It experiences dramatic rises and falls, depending on changes in the situ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Under a given consciousness of crisis, it had a major impact on American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Academic Remarks

International Scholars’ Research on America’s Propaganda War during the Cold War Zhai Qiang(155)

Historical Notes

Examining Minamoto Inobu’s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Northern Dynasties* (Nanjing Guozijian edition) Li Ping and Liang Linghua(170)
The Leopard and the Ming Court Ma Shunping(176)